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六

伊川先生文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日唯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愚陋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謝伏念臣才識迂疎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教人豈敢貪冒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願言今日唯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
不許辭免恩命者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
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實之於
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
為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
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為臣之受也何義臣雖
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
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克取臣之
心以求真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
為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

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

元祐元年閏二
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
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
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祇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
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
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有伏
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勅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牒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

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猷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瞻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

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為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雙行在下

双行在下
以下同

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傅成
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
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
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
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
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
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
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魏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
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
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

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
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
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
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
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
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
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
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未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

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抵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
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
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
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
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
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
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

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
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
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
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
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
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並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必舊體只以經筵為一

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
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願言唯閣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
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
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中竊以儒者得以經術
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均道之士孰不
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
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

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
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為一時
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又誠而無效
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已冒
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
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
竊惟海濶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
揆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為朝社生
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
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察政殿說書狀

今月初五日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唯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為儒政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勅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來

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

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

臣愚鄙之人白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
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
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
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
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
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退
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則曰君命召禮
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
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
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

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
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志於
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階
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
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
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
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
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
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在妄無取則
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

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

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克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首

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克腹又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思一作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亦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朱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

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
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
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
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
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
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
月未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
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
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
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

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
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
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知此漸
致待其自然足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
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
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
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與廟使蔡伯
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
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
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

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官人內臣二人隨逐者承不得
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
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
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
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
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
可經筵講疑一作之所乃庶幾也主上方問學之初
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澤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
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將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
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

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
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
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
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
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
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
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
後檣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務簡聖
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
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

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
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
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
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
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
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
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
故聖人以蒲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
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
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

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
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
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幾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
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
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事置
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
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
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
為重事不以為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
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

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
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
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
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
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
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
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勅差臣兼權判

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
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
論之甚詳不敢重疊叙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
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
件勅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
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判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

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

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始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將作為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訟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况臣稟性朴愚唯知為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苟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

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降奉察特許辭免伏候勅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為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

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大皇太后疏

元祐年表

臣願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己况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

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大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夔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

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白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

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嫩尤須過意慎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即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
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
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
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
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
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
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
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感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

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
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
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
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殘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
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
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
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孜孜求治為英
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
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之功業
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

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
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
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
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
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
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
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
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
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
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

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
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
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
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
易置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
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
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
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
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
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

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
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
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
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
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
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
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
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
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
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

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
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
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
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
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
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
特必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
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
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

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
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
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
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
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
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
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
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
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
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

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
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
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
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
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
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
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
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
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
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

元祐二年夏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

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採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

元祐二年十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

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以
寘之經筵故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
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
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
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罷說
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
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
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十一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
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
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
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
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猷畝之人因司
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受官今既
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
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
不欲放棄臣竊以為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

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元祐三年春

臣竊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實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違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聞一作俞音

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匱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為儒粗知廉耻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二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瀆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

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為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惜事體既已招徠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

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為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為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為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為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信已有耻進退顧義之人

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
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
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
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已不見信於今尚
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質之
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
學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遍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
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
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
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唯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
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
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
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
于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辯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
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
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
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
旣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

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
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
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
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頤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即直秘閣權判西京
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
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黜逐之人分當遠引甄
收之命義實難安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唯
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

於草野之中而授臣以講說之職臣竊思之得以講
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
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孺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
輻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
爲辯辭解釋文義唯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俟交發
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觀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
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
下常肯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不載
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
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

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
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覲幸宜其獲罪明時
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憂懇請而
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
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
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閑之地闔今傳後更有
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於貸尚俾
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
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緣位孟
子所謂是爲龍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

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
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况朝廷乎在臣
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
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
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
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
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
區上報之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擬經義非出私意伏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勾崇福宮狀

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即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勅特授左通直即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遜言惟盡敬王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

叔一葉

而憂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煩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勅牒臣已領訖伏為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元祐七年八月

頃昨准勅授左通直即管勾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為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又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秘閣判監狀

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

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
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祗荷睿恩不任惶懼恭以
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于海隅蒼生夷狄
蠻貊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
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
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
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為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
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闕之初已蒙朝廷
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
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常程文字即以付

外不會得經聖覽既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
安愚分忽被誤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
望聖慈由憐舊物深鑒舟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持
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
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秘閣權判西京
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書
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
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聖主

親政之初臣未極其言而遽為孫言則不敬莫大乎
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
命即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闕之初辭免表狀特賜
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
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喻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
日所陳進退之義為是非乎若以為是則受為
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
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為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
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道之職不
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

去就不足為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
臣莫以咎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
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
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
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尚冀微誠感悟
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

元祐三
年十月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
并終廢豈期洪造復卑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謝

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
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
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
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距本文一行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六

乙丑十二月十七日校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七

伊川先生文三

學制

三學看詳文

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者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
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
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
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更不考定高下
只輪番請召學生當固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
益樂不損其序之體舊制考察行執以不犯罰
為行試有高等為執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

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為
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
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
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
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
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
孟子講大經終者却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
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學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為政之方

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人大
學乃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
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鄒洩
無取今減去却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
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
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
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
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首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

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入其正錄並合減罷所罷官乞與比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卧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為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為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

十齋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為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為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

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錄並合減罷所罷官乞與比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為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卧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為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為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

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為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為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

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
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
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
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
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容處自然
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
志風俗亦當稍厚况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
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勅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
子監勅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三學

制皆是庠序之事與他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
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準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
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創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
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
繫創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
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
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

即虛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于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于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

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者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爲七間繫減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即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者詳文却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卧榻暑

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卧榻其太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修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稱若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並免試使入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者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擬地位所容難為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為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榻則是七

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為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卧榻並是量度丈乘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一人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曾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即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今來者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為衆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于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于

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
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
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擬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
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
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
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
但取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聞于朝廷所推恩數目
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
有難為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

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繫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
在齋供課明有長諭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
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
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為防閑甚失座序之
體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鬪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
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
擾文即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
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却令國子監採
察若本監正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為舉人者即今

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擬文即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即立文亦是未盡兼者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與本貫施行有無迂狂本所勘會監勅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二及者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爲不明即可改及爲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責而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

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爲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事以爲證如舊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弁卽不言若克軍健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雜不請券並聽入驛卽不言子弟爲卒僕乞丐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并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成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牒開封府或本

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
謀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警
且暴一罪而使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
舍觀禮儀聽絃誦唯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
入齋卽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
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卽掌儀疲於接
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
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
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

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
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
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
往來少長有叙或儀濟濟卽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
聞諸齋絃誦之聲卽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
爲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
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卽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
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
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

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之間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善者固不憚其煩也况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卽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

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例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勅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却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

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後禮部帖子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為見禮部所用與立法意全不同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詳所駁之事却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却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却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

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遺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為益况淹久乎或速或久繫

其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
至矣而禮部以為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
之實也夫與人為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
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
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
部狀稱部全文具同禮部取問狀內今來禮部者詳引所供狀
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
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
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
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

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
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者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
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者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許
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為七間止容得一
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
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
甚應是在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遷出
朝廷立定齋舍間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

今來立定遠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
少之時漸次修展其人豈有一旦遣出之事
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間架丈尺算
計不惟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卽是齋舍數日未
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
是且攬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日定論太
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
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
行事力克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
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日

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
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論議言
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
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
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
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其中選
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唯欲成材之多豈以
艱難爲貴以一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
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
由書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

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
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
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
行藝若無法考驗即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
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
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跡以
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
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
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
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

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
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
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
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
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
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
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專
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于下取舍在長
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
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

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却是不知大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

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却爲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他官極爲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奈何不當以此爲難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喻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舍充爲疎簡其間豈無墮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

密不過一月須試又不許請假曠業之人無由
久容

一禮部者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却令講經
讀史不惟事情迂闊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
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
法律者胥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
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
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
律學博士却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
學生祇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

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
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者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却令
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勘
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為鄙淺無取今禮部
以為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
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
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尚未足為迂闊
一禮部者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即舉人盡當
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

有遣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勅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勘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案諸事最爲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

條不曾申明得旨勅條不許旣曰修條即須損益舊法豈可却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即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旨不唯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却令繳納誥勅繫抵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爲士人即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却無此法蓋進納自齋

即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為不許入學監
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為不可竊以朝廷
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
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
敦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
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
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
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即不說如何施
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問狀禮部勘會學生在學有犯

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
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本監察訪者蓋欲朝廷
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况所察皆是顯惡
失士人之行者難為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
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
犯却牒廣南施行顯是透枉今令本監採訪及
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
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
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
之意

一禮部者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
正錄其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
知繫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克正錄
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
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
見繫出賃收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
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者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量
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
長貳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即臨時輕重多

寡有所依做不至過有支破合以舊存比類二
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
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具回禮部取問狀
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
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
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
是求進律禁官員哀求仕不聞禁官員哀守常也官
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
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

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
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
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
奔起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
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
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
爲番請召對面點抹慮日力不給却成苟簡亦
生員請益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
生員整會假限辯理事節日有牒訴如聽訟之所

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
逐說書治學事不爲煩勞改試爲課乃學校大
體當面點抹教告爲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
名次衆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
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
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
貳察其當否之法無日力不足却成苟簡之事
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爲
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諭爲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曆學

制逐齋置學諭蓋學正者太學之正也學諭者
教諭爲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
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諭本爲正名又云
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
繫今博士系預不唯知接生負親於長貳亦或
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唯是欲朝
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
唯是欲密爲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
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
罪情重舊條稱僑人并相容隱之人不許爲保
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
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
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
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
徒有情重不可爲保者僑人與歸明無異相隱
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旣云士行無
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鬪毆
今刪去盜字即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

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謗訕悖慢兇恣受賕鬪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合包括在內今却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况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修立孔氏條制

元祐元年十月○奏狀關

一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

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曆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觀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三十人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道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內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僊源縣簿尉兼管

距本文空三行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七

十二月十七日夜三更